

五之輯二第書叢山泰猿人

# 旋凱林叢



行刊店書新百海上

864  
C176

五之輯二第書叢出泰猿人

# 旋凱林叢

譯聲鐸章



版出 店書新百海上

# 人猿泰山叢書

第二輯：

- 1 叢林之王
- 2 義猴教主
- 3 地窟探險
- 4 草莽英雄
- 5 叢林凱旋
- 6 黃金城
- 7 猩猩王國
- 8 豹人記

每集一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作者

E. R. BURROUGHS  
勃羅夫斯

譯述人

章鐸聲

校訂人

姚魯丁

發行者

百新書店 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徐稚鶴

發行所

上海河南中路一七九號  
電報掛號 二一〇〇號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  
香港支店 皇后大道中  
香港電報掛號 〇九二一六號

華南特約

國光新記書局

廣州漢民北路七十六號

分售處

國內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第一版

## 叢林凱旋 目次：

- 一、引言
- 二、空中降下了天使
- 三、米蘭族的大陸
- 四、一個『司砲者』
- 五、抓住了白色俘虜
- 六、獅子攻撲的時候
- 七、欽尼斯的水刑
- 八、爲了黑象牙
- 九、狒狒之王齊格非
- 一〇、深入岩石的裂口
- 一一、在敵人掌握中
- 一二、十字架上的姑娘
- 一三、亞伯蘭兒子的死
- 一四、營幕被洗劫了
- 一五、逃險的路上
- 一六、牧羊人依勃爾
- 一七、追趕斯密司
- 一八、第三次的被捕
- 一九、躺在血泊裏呻吟
- 二〇、在般呂金的部落中
- 二一、奪豔的妙計
- 二二、不吃人的大虎
- 二三、沒人跡的池沼旁
- 二四、人猿泰山被捕
- 二五、牙齒就是鑰匙
- 二六、機關槍怒吼
- 二七、我就是包馬勒爵士



柯爾斯祈禱着，要求保釋。一邊，她極度胆怯地被恐怖包圍，她急投着她的斜槽的割裂的小繩。在同一個霎眼間，命運穿入到集合了其他的線索：  
 凱烈吉班加爾的邦加爾人民的酋長，這時正跪在人猿泰山的面前；許多疲憊的部隊都朝着根尼席山的南方走去。

在莫斯科，這時斯太勃基正走進赤俄領袖斯太林的辦公廳里。

凱烈吉實在是非常無知的。

斯密司先生是一個靜寂的，羞怯的學者，很漂亮的二十一歲的年青人，戴着角質邊的平光眼鏡。

現在他是一個教師，在一所極西的無人注目的陸軍大學里，現在他要完成他的其他的堅持的野心——他要到非洲去，攻求黑大陸的山谷的大裂口。

但是，這是願望，斯密司在他到非洲去的路上，有一個財富的父親的金融的援助。

當美國紐約中午的二小時之前，也就是在莫斯科太陽西沉的一小時之前，所以，這也就是斯密司在早晨上郵船去的時候，斯太勃基在同一的時間，却和斯太林在密室里談話。

『那是全部，』斯太林說，『你明白嗎？』

『完全明白，』斯太勃基答，『我們要替徐佛烈報復。』

『這封信是非常重要的，』斯太林重複着說，『但是別看輕他的天才。他也許如你所說的，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一個猿人吧了。但我們有組織的赤色遠征隊，游歷阿比西尼亞和埃及，怕他反抗嗎？告訴你，你要設法去阻礙這個關係。』

斯太勃站起來拍拍他的肩笑着說：「赤俄並不是爲了失敗而沮喪的。」他的笑容的僅僅的說話。

那是同樣的一晚，斯太勃離開了莫斯科，登了火車。

當蠻女柯爾斯穿出根尼席山峯上面的雲堆的時候，恰當是斯密司步行在郵船的路斯太勃基站在斯太林之前，另一角落裏，泰山鎖住他的眉毛，看看跪在他的脚跟前的

「站起來」他命令着，然後接着說：「你是誰，爲什麼來請求人猿泰山的幫助？」

「我是凱烈吉啊，大皮華奈。」黑人答。「我是邦加羅的酋長。我來到大皮華奈這人民遭遇我們鄰近的極大的痛苦和很大的恐怖，我們鄰近的吉爾安人告訴我們說，朋友，將願意幫助我們的。」

「你的人民受了些怎樣的驚恐？」泰山問，「同時，受了誰的苦？」

「很久了，我們和所有的人都是和平地居住着的。」凱烈吉說明着，「我們從來的鄰人打過仗，但是有一天，從阿比西尼亞來的游擊隊到了我們的地界，搶劫我們的和我們的種子，我們的山羊，人民，被賣到很遠的地方去做奴隸。」

「這沒有問題吧，因爲，在我自己的地界的幾個種族之間，他們從來不會反對我們的。」

「我來看你，大皮皮華，」那黑人酋長答，「因爲你是一個白人，其他可惡的白強仇人。」

「那個，」泰山說，「那是不同的。但我和你一同到你的地界去看看。」於是那黑人會長凱烈吉得到服務上的贊助人，他領人猿泰山走出了他自己的地界，向北而去。他的自己的人民並沒有幾個人曉得他的此去爲了什麼——除了小倪卡梅外，因爲牠好像是人猿泰山的隨身朋友和知己一樣。

## 米蘭族的大陸

亞伯蘭的兒子，站在絕壁的堡壘那兒。那是在死火山的中央。在他的後面和上面都有他的人民在凝視着，絕壁的四周蓋覆着由死火山所爆發的屍灰，祇有中央部份是有通道的，包圍着他的。一羣都是他的部落裏的男女老幼。

他們都面對着天空觀看——人人都驚恐，疑問，爲了離他們幾百呎之上的低雲間，大概在五哩路之外的對面，來了一聲陌生的，奇怪的叫聲。這叫聲在以前似乎每個人都沒有聽見過。

這聲音的叫喊恰在他們的上面，整個的天空都被這恐怖聲支配着；這恐怖祇有一響聲音可以作爲證明，好像老是盤踞在他們的頭上，接着又來了一下更可怕的像雷擊似的咆哮，他們都被帶到恐怖，或者狂喜的狀態中了。

在面對中央處有一小羣人，大家都在驚駭中疑問着，其中有一個陸愛起的兒子般呂金。在第一簇間的一個女子轉身對着亞伯蘭的兒子：「這是什麼，父親？」她問。「我怕哪。」

「這一定是天神，」他答，「不用怕。你可以用你的祈禱的默示。」

這疑問者的臉兒現在顯露出了慌倉：「啊，爸爸！你知道我不是異教徒！」她悽慘地叫着。



「誰看見了亞伯蘭？」

一樣的來裁判我們的。」他的

一個半成熟的孩子，在集

「啊，天神，假如的確是你，

乞求你救濟我們，別殘害我們。

「或者這是天使？」另一

「他的號筒的聲音。」一

「多嘴！」亞伯蘭尖叫着，

不注意地，這下垂的年耆

現在他們的四周，有十名

一個隣人。

除了少數的之外，大多數

少的壓彎着，同時都用眼睛，耳

那可怕的聲音又來了，攔

衝出雲朵，有樣陌生的東西出

隻旋轉的氣槽的外形。漸漸地，

亞伯蘭的兒子跪在地上，

一種陌生的聲音——或是一

不會靜靜地跪着，祇覺得恐怖的了。

近着，近着，這神秘的出現祇是近來，每隻凝視的眼睛都看見這東西是會飛的，在白雲的外線有個人在主持着。偶然又來了一下極大的叫聲橫過空間——一下可怖的叫聲。亞伯蘭認不出這是什麼東西，或者他疑惑他自己的眼睛。當他倒仆在地上的時候，他也完全昏暈了。他的呼吸在喘息着。這時候並沒有一個人注視到亞伯蘭的兒子，因為大家都在驚慌的狀態中惶杌不安呢。

約有五百個男女老幼嚇得都躺在地上，但是還有一羣觀看的人對着蠻女柯爾斯的飛機走去。她是登陸了。

姑娘解脫了她的降落傘，迷惑地站着。剎那間，她瞥見了絕壁的堡壘的中央，這時候，她還不能猜想在她的前面的，是否是自然的山谷。這些人民畢竟是引起了她的注目。

他們全是白人在非洲的心臟部份，她登陸在白人的殖民中間。但是這思想並不能使她安心。這裏正有着許多陌生的情景，伏在地上和跪着的人，但不能決定他們是仇人或是朋友——他們的姿勢，在事實上，完全是朝着對面，她所看見的却不能證明他們之間是否有着武器。

她出現了，他們也就轉過面來，也有的舉起了他們的手在懇求中——有的對着天，也有的向着她。

她靠近些，現在看見他們的面部，她感動着，祇是她不能想像這些人民的生活，因為柯爾斯祇能看見他們的外表。那些男人特別可憎。他們生着長長的頭髮和鬍鬚，看樣子好像很少用肥皂和水洗刷，似乎也不理髮和修面的。

這裏有二個面部的特徵，她覺得更可怕和兇暴的——大鼻子和削下頰。大大的鼻子很畸形，



迫令地作着手勢，她走前一步拉着姑娘的手臂，後者轉過臉來看看她，拉她到她的旁邊。

「跟我留在一起。」她說，她明知自己的話姑娘不明白的。

「她說什麼，曹是冰？」那老人問。

姑娘想回答，但她不懂得，可是有幾件事阻止了她。或者這陌生人的話那老人不懂的，甚至他們之間的每個人都不懂。

她很快地想到，他爲什麼要問她，他一定在某一種上懂得了她的話的嗎？她於是決意地對柯爾斯笑笑，她也做了個同樣的姿勢，然而那老人並沒有注意到。

姑娘命名曹是冰在米蘭的價值，原是什麼不期而遇的罪惡自認的一種表現法罷了。

漸漸地，她看看一個古人，便有意無識的叫道：「姚皮勃！她是從天上來，帶有一封選擇人民的信，她祇拯救我，並不釋放其他的。」

這陳述使曹是冰注視着長老和其他的觀看者。在事實上，姚皮勃自己是自願投効的，所以他很相信姑娘的申說。

柯爾斯站着，拉着姑娘的手臂，金髮的姑娘長髮垂在她的前面——這些降級的，不整潔的人民，雜亂地擁擠在她的前面，都像是有痙攣症也似的恐怖着。她看看姚皮勃，水汪汪的眼睛，高大的鼻子，長而又亂的鬍鬚，遮住了下頰。

姚皮勃對着她站着，愚蠢地，顯現着一隻幾乎魯鈍的面孔。有羣胆小的人站在他的後面，也有幾個老人出現，都是恐怖地，站住在他的後面。

「她帶來一封信？」姚皮勃說，「我希望亞伯蘭的兒子有着公共的上帝；但是，亞伯蘭的兒子

在地上，  
 「的確，」  
 別讓上帝光火，  
 「你的說  
 奉獻好的東西  
 很快地，人  
 和金髮女郎，這  
 又是一次  
 形的，極大的鼻  
 他們的面孔上。  
 柯爾斯不  
 斯從極北的幾  
 不完全的下類  
 乎有十九個人  
 祇是柯爾  
 她看見有  
 的言語。她把姑  
 但是，這姑

一定她從很遠的世界來，她跟他們的形狀完全不同的。

當那老人和他們自己人喃語着的時候，柯爾斯便觀察着她的四周的景象。她看見古老的絕壁，其間有着一個小小的迂迴的山谷，近在中央間有個湖。四周都有一百呎以上的高牆，那原是天然的山谷牆；雖然她覺得完全隔開了外世界，但是這些人民怎麼進來的呢？

她猜想這山谷底下面一定有個大火山，假如不錯的那一定是通外世界的，不過，必須橫過這高山谷的頂點；雖然她是看不見的，但是如何估計這些人民的性格呢？這疑問困擾了她，她只知道這必須留在後來，等她到了郵子之後，做個賓客或是俘虜。

那些郵民都回來了，她看見他們都帶着手藝品在手套。他們來得很慢，漸漸地向她近來——許多碗食物，有蔬菜，水菓，魚，也有未經他們提煉的纖維品，這表示他們是一種單純的人民。

柯爾斯看看這些禮物，她還不懂什麼意思。因為他們相信她是上帝的使者。當他們到了她的面前時，他們都伏在地上，揮動着她的腳；最後，他們才轉身去了，但人人都帶有害怕相，她的意思以為這許多東西却是出賣的，要不便是她仇人的部落了。

亞伯蘭的兒子重得了知覺，漸漸地從地上坐了起來，坐在對面。他很疲乏，他看見這個從天上落下來陌生者。他第一個看見姚皮勃，讚美地直呼：「啊喇囉啞！亞伯蘭的兒子不久和上帝走在一起。他要回到我們的中部來，讓我們禱告吧！」因此所有的人都摹仿着跪在地上，除了柯爾斯和曹是冰。亞伯蘭的兒子漸漸地向她近來，當他說了「阿門」之後。

高而大的個子，生有長長的灰白的銀色鬚髯，他的精神很恍惚，亞伯蘭的兒子注目着英國姑娘，最後，他停步在她的前面了。

他站在曹是冰的面前還是第一次。「你爲什麼在這裏？」他問。「你爲什麼不像其他的人一樣的跪下來禱告？」

女子柯爾斯看看近在眼前的二個人。她注意着他的說話，她看見她對着他走近去，霎眼間，她拉着後者的一隻手臂。「留在此地！」她說，她怕那男人有命令叫姑娘離開她。

假如曹是冰不懂陌生人的說話，她亦不會反對手勢的，於是她始終沒有加入其他人的禱告集團，或者這僅是說明她的幾分鐘之間的願望，她希望這陌生的美女搭救她的危險。

所以，她沒有反對柯爾斯的手勢，她面對着亞伯蘭的兒子，但她很害怕地，因爲她知道這男人是亞伯蘭的兒子，他有着超越任何人的權力。

「回答我，……」亞伯蘭的兒子吃地尖叫着。

「你別暴怒，免得得罪耶和華。」姑娘警告他。

「你是什麼意思？」他問。

「你沒有知道上帝有信來選擇我嗎？」

「你竟褻瀆神明嗎？」

「這不是污辱神物。」她有力地答，「這是上帝的主見，假如你不相信我，可以問使徒姚皮勃的。」

亞伯蘭的兒子轉身對着古代的道師。「姚皮勃！」他高叫着，聲音打破了禱告者的嘈雜聲。

霎眼間，從姚皮勃的嘴裏來了一聲「阿門！」那老人站了起來，他開始和其他的郵民都結束了禱告；那使徒姚皮勃出現在三個人的目光之下。

「這是什麼道理？」亞伯蘭的兒子問。

「這裏因為從天上來了一封信，」姚皮勃答，「我們都得敬重她，所以人民都獻了禮物，呈出他們的好東西放在她的脚跟前。」

「我看這也許是魔王的女兒，」亞伯蘭的兒子叫着，「到底她算得什麼？」

「我說她一定是上帝的使者，」姚皮勃答，「因為他遣她帶信來的。」

「上帝是要敬重的，」亞伯蘭的兒子說，「上帝是萬能的。」他轉身對曹是冰，但是當他說話的時候有着一種新的注意，或者是有些恐怖，「讓我得到上帝的信的恩澤，要求她開口說明她的搭救的願望。我們等着她的信，忍耐着，我們別驚慌吧。」

曹是冰轉身對着女子柯爾斯。

「但是等着！」亞伯蘭的兒子說這話時，突然一個思想又到了他的單薄的腦筋中，「你怎麼能夠發現她？你僅僅懂得米蘭的一種言語。不錯，假如你能和她說話，為什麼我不可以呢？」

曹是冰有一個值得的腦子，能夠抵得過貝爾的先知的腦子；於是現在的她還是冒險着，假如她真的不懂，那豈不是糟了嗎？幸而這些人民都是無知的和退化的。

「你只有一種說話，」她說，「上帝的信假如她回答的不是米蘭的言語，那你就不能懂得。」

「那個，」亞伯蘭的兒子說，「倒是靈感的。」

「一個奇蹟！」姚皮勃急叫着，「上帝一定有他自己的話的。」

「我要知道這封信啊，天使！」他轉身對着柯爾斯，「請你憐憫這個亞伯蘭的兒子，他希望你說出上帝遣你來的使命。」



柯爾斯搖搖頭。「這裏有幾件事，在美國的雜誌刊登過片段，但我並不記得了。不過，無論如何那是在暴風雨中。」說着，她就取出一隻黃金的烟盒，抽出一支煙捲兒來吸着。

「她說些什麼，曹是冰？」

「她說，」曹是冰答，「上帝並不釋放你和你的人民。因為對付我太兇；你的部落使她受了驚嚇，沒有給她好的食物，你阻止了她的笑容。」

「告訴她，」先知者說，「我已知道她的意思，一切都替她辦到。我們很愛你，並且你也有得到好的食物。曹是冰，請她寬恕她的可憐的奴隸們。」

曹是冰看着她，暗示着意思，但是，柯爾斯並不懂得。

「我親愛的孩子，你很美麗，你的聲音很和調。」柯爾斯說，當曹是冰做了暗示之後，「但我很抱歉，你能懂我的話，我却不懂你的。」

「她怎麼說？」亞伯蘭的兒子問。

「她說她很倦和餓，她需要休息，但只有我可以陪伴着她；她不希望其他的人陪着她。」

亞伯蘭轉身對姚皮勃：「祇一個女人去清潔洞穴，再叫其他的人送禮物到洞穴裏，舖一個睡床，須用潔純的乾草。快吩咐下去！」

「要二個床，」曹是冰提醒他。

「對啦，要二個床，」他承認。

所以，柯爾斯和曹是冰到了絕壁底部附近的洞穴裏，同時內部也是儲滿了食物。天夜了，曹是冰點了一個火在洞口。二位姑娘坐在軟草的床上，火的光照在她們的臉兒上，柯爾斯開始學習她